



[日] 夏川草介 著

神之病历 I

赵江 译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
坚持己见，则孤独无友。总之，人世难居。
——夏目漱石《草枕》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 夏川草介 著

神之病历 I

赵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4424 号

夏川草介
神様のカルテ

神様のカルテ by Sosuke Natsukawa

© 2009 Sosuke Natsuka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Shogakukan Inc. ,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之病历. 1/(日)夏川草介著;赵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229-1

I. ①神… II. ①夏…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2896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李 殷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29-1

定 价 25.00 元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
坚持己见，则孤独无友。总之，人世难居。

——夏目漱石《草枕》

即使没有「神之手」，
这家医院也会有奇迹发生……

目 录

001	第一章 满天繁星
071	第二章 启程之樱
135	第三章 月下的雪

第一章 满天繁星

这是何等失态……我慨叹道。

甚至没有解释的余地。

不！问题不在于我，而是环境之过。像我这般勤奋正直有如楷模的青年内科大夫，都陷入了没有解释余地的重大失态中，可以想象环境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总之，已经陷入重症的状态，甚至可以说病人膏肓。

而我直到刚才，才意识到这情态危急。

今晚当的是急诊处的夜班。

急诊处的入口排满了伤患和病人，排队的人等到正式看上病估计要一个小时。

时间已经是夜里十一点。距离早上还有十个小时。从进了值班

室以后算起我已经接诊了十八人，正感到筋疲力尽哀声叹气的时候，忽然觉得被记忆角落里的什么东西牵动了一下，我停下了手。

看了一眼挂历，确认了一下时间，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坏了！

今天是我老婆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

慌忙又确认了一次。可即使再看几次，今天也不会变成昨天。到结婚纪念日结束还有一小时。

“怎么能有这样失态呢……”

我心情沉重地自言自语道。

直到三天前为止，我还一直记着这事。可自从三天前为了重症患者的治疗住进ICU，又碰上住院患者中有人病情突变，我几乎没有睡过觉。没有了日期的概念，连什么时候吃的饭都记不清了，四处奔走中意识到这件事已经是现在，当天夜里十一点了……

瞥了一眼护士值班室，心想至少应该给老婆发个短信补救一下，可是那一个个精明能干的护士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

正当我做这些旁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时，眼前的病历又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在脸上挂着无所畏惧的笑容招呼病人进来的白衣恶魔……不！不对！白衣天使面前，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瞪着眼前的病历小山，又自言自语起来。

“好吧……”

脸上带着毅然决然的神情和微笑。

“既然如此，本山人自有妙计。”

反话一句，哪有什么妙计啊！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

我叫栗原一止，是本庄医院的内科大夫。

自从信浓大学医学部毕业，单身投奔到这家位于松本地区^①中部的医院以后，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了五年。本庄医院是家有四百张病床的综合医院，虽然病床数少于同样位于松本地区的信浓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六百张，但作为地方城市的一般医院已经算相当大了，是家担负着从一般诊疗到急救医疗职能广泛的区域性骨干医院。

附带说一句，请原谅我说话的语气略微带点古风。这是我敬爱的漱石先生^②的影响。我从孩童时代起就喜欢读《草枕》^③，反复读到可以全文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就落下了这样一个毛病。按理说本是件琐碎小事，可这尘世间偏偏有人就为这点事把我看做一个

① 位于日本长野县，古代信浓国国府的所在地。——译者注

② 夏目漱石，1867—1916年，日本著名文学家。——译者注

③ 夏目漱石作品，发表于1906年。——译者注

古怪的人，真让人悲哀。这种场合，只好对他们的不宽容付之一笑。

话说回来，我一边把病历小山夹到腋下，环视了一下周围。和平常一样，急诊处还是一片杂乱。

肚子疼的大叔、因昏眩坐到地板上的老奶奶、哮喘犯了呼呼喘着的姑娘、腿部骨折不能行走的小伙子，再就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家属、亲戚和陪伴的人……

此地不过是信州的一个地方城市，怎么冒出这么多人呢？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说这些人白天都潜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下，太阳下山后才跑到街上，而且一齐蜂拥到了医院？不知怎么让人产生这样莫名其妙的妄想。

由此可见，人满为患。

即使用偏袒的目光看，也比上下班高峰时间站前候车室人多。

应对这样成堆的患者，只有干了五年内科大夫的我和两个实习医生。

觉得像胡来吧？

就是胡来！

只能说，如何巧妙妥善地处理好这些胡来，才是地方医院现在面临的问题。

不管怎样，为帮助在最前线手脚忙乱的诸位实习医生，我也应再次参战。

看完感冒三人和尿道结石、带状疱疹、痛风、过敏的患者，又迎来了交通事故的外伤患者。

二十六岁，男性，据说是骑摩托车摔倒，左手朝着怪怪的方向扭曲着，一看就骨折了，像是很痛的样子。当然会痛！

还不能跟他解释，我是内科大夫。

本来，治疗骨折或跌打外伤不是内科大夫的职责，可我再暗自说“我是内科大夫”，骨折也不会变成肺炎。

看了患者的X线照片，左侧桡骨远端骨折。

摆出一副给人家诊断了不起的架势，可连“桡骨”中的“桡”这个汉字怎么写都不知道。无法掩盖经验浅薄的事实，能做到的只是绕上石膏绷带、开点止痛药，当然还要附上大量虚张声势的言行。

顺便说一句，这时候，如果戴着标有“内科医生”的胸牌，会给看到它的患者带来不安，所以，夜班给我们的是和白天不同的胸牌。

“急诊医生”，实际上是很便利的名称。

当然，不管胸牌如何巧妙变换，戴它的人变不了，还是白天的内科医生。在慢性医护人员不足的这个城市里，不论你是外科、内科，还是耳鼻喉科或皮肤科的大夫，都会作为一个“急诊医生”给人看病。大概会有人质问，这样合适吗？当然不合适。但这也是地方医院的现状。

社会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不停地转着的。

在连续不断的旋转中，自己究竟朝着哪个方向实在难以辨识，这就是当今社会。而在这种旋转中，假如只是你自己停了下来，世上的其他人肯定会把你当做怪人。其实被当做怪人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只是不想给老婆带来麻烦，所以暂且跟大家一起旋转吧！肯定这世上很多人也是这样转着的，一边抱着各种各样的不满和不安，一边不停地旋转着。

轱辘轱辘，轱辘轱辘……

“栗原大夫，一个人嘀咕什么呢？病人可等着呢！”

突然听到从治疗室传来经常听到的声音。

把头从窗帘后探出来的，是急诊处的外村护士长。年龄好像是三十岁，单身，是个既能干又漂亮的护理师。

我放下X线照片站了起来。

“别在意，我不过是对这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发点牢骚。”

说着，看看窗帘那边，患者和打石膏的准备都早已做好。真是精兵强将！

“发点牢骚倒没什么，不过这些事最好只藏在自己脑袋里。要不新来的护士们都会认为你是个古怪的大夫。不注意点会妨碍工作的！”

“任意驱使弱者的社会，把贤明的年轻人看做怪人的工作场所，

不合理都渗透到了这里……”

我一边故意大声说着，一边用不大熟悉的手法裹起石膏绷带。被打上石膏的年轻人像是有些不可思议般地望着我，这种时候最好脸上流露出操作很难的表情。

外村脸上挂着苦笑适时给我帮忙，我甚至觉得，与其两人一起来裹，不如她一人处置会固定得更加漂亮。

终于裹完可以喘口气的时候，传来有力的说话声。

“栗原大夫，急救车马上到！”

刚要松弛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我马上把剩下的活儿拜托给别人站了起来。

“六十五岁，男性，二十二点突然胸痛……”

年轻的护士一只手拿着紧急专线电话，一边麻利地记录着急救队传过来的信息。我扫了一眼记有急救车信息的记事板。救护车从三乡村开来，预计十分钟后到达。

“生命特征呢？”

“血压 100，脉搏 125，氧饱和度 89%，意识稍有些模糊。”

是心肌梗塞！

“准备心电图、硝酸甘油、氧气！”

一边说着，一边扫了一眼诊疗室。实习医生的海大夫和山大夫都在忙着应对眼前的患者，好像谁也没有工夫顾及这边的事情。

解释或许是画蛇添足，实习医生们参加工作才半年，现在还分不清什么是海里的，什么是山上的东西，所以我这样称呼他们，当然只是在自己脑袋里，不会说出口来。

外村护士长从治疗室里出来，看了我一眼说：“怎么啦？”

“哦，我想要是心肌梗塞的话，他们一起参与诊断也许对他们学习有帮助……”

“大夫这么说是你的长处，可现在急诊处的状况是医院的短处。”

“你说的话怎么不好懂啊。”

“很简单。就是说，没那个闲工夫！”

正说着，外面传来急救车的警笛声。听到声音，海先生回头看了一下，可实在腾不出手来。

“没关系，由我来处理，这里拜托了。”

我挥挥手，朝入口处走去。

从急救车搬下来的担架上，躺着失去血色出着冷汗的男子。把他转移到表示最重症的红色病床上之后，外村护士长熟练地做了心电图递给了我。

沉默了片刻，我叹了口气。

“说中了，是AMI（急性心肌梗塞）。”

话音未落，外村护士长立刻高声喊叫。

“马上和循环器官的大夫联系，接通后给栗原大夫。然后做点

滴、抽血。请暂时离开轻病患者，优先红色病床。”

真是利落！

我坐到电脑跟前，输入具体的处置方法，然后她们会自己做好的。

确保系统畅通、口含硝酸甘油、输氧管输氧 3L、敏立舒注射液……

可是，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前台的热线电话又响了起来。

附近的年轻护士马上拿起电话，回答了一句“是，知道了”，把头转向了我。

“栗原大夫，十九号国道交通事故，三台追尾，运来四人。”

我停下敲击键盘的手，看了一眼外村护士长。她没有停下处置，瞥了我一眼，耸了耸肩膀。

看来今晚又睡不着觉了。

我站起身，拿起旁边的一堆病历。敌人大部队到来之前，要不赶紧把嚣张的先遣部队击退，急诊处可要天下大乱了！

进入诊疗室前，我看了一下表。

零时五分。

结婚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头痛……

脑袋像是被铁锤当当敲过一样疼痛。